

● 段
渝
邹一清
著

三星堆文明

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人文中华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三星堆文明

人文中华

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段渝 邹一清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星堆文明: 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段渝, 邹一清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1
(人文中华)
ISBN 7-220-07032-2

I. 三… II. ①段…②邹… III. 巴蜀文化—研究
IV. 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3569 号

SANXINDUI WENMEN

三星堆文明 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段渝 邹一清 著

策 划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内页设计
责任校对
电脑制作
责任印制

张问渔
张问渔
解建华
臧 蕾
袁晓红
成都勤慧彩色制版印务有限公司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http://www.scrmcbs.com>
E-mail: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制版印刷

深圳市森广源(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mm × 228mm

印 张

8.75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7-220-07032-2/K·1042

定 价

28.00元

■ 著作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0755)83874444

三星堆文明

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作者简介

段渝 四川省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中华文化论坛》常务副主编。出版《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玉垒浮云变古今——古代的蜀国》、《三星堆文化》等学术著作20余部，并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作者简介

邹一清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副编审。出版《都市的摇篮——追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等多部学术著作并发表多篇论文。

编者的话

人文者，人类社会之各种文化现象也。

中华者，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之总称也。

人文中华，时间绵延，昔日辉煌，今朝灿烂，明天锦绣；

空间广袤，民族众多，异彩纷呈，独特东方。

哲学、经济、军事、科技、法律、伦理、教育、

民族、宗教、文艺、考古、文物、民俗……

在历史的长河中嬗变，积淀无比丰富。

尽管良莠杂陈，但世世代代渗透于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中，

影响着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民。

回眸传统人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借古开今；

面对当代人文，转型接轨，交流互动，全面拓展；

展望未来人文，再创辉煌，刷新时代，彪炳环宇。

穿越时空隧道，漫游文化之旅，

整合散落在神州大地上的文明碎片，

抚今追昔，继往开来。

沿着先进文化的方向，我们推出“人文中华”丛书，

俾以让广大读者从通俗有趣的图文中，

加深对中华民族古今各种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从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激励爱我中华的热情。

希冀专家学者们在学术研究之余，

能为“人文中华”丛书添砖加瓦，

倘若惠赐符合本丛书体例的大作，我们将不胜感谢。

目 录

引 子	1	城市、交通和商贸是文明的动力	84
文明的曙光	15	城市及城市网络体系	84
三代蜀王	18	水陆交通	93
平原上最早的古城	19	商业贸易	94
走向文明	29	各族共创辉煌文明	102
文明的标志	32	川西北三江流域	102
城市	33	青衣江和大渡河流域	108
青铜器	36	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	108
文字	46	蜀王是各族之长	110
神权政体	47	独特的精神世界	113
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	47	神秘的文字	113
神权的功能	50	优美的传说	114
神权对资源的垄断	53	与众不同的巫鬼文化	118
神权统治结构	54	开放的文明	122
农业是文明的基础	58	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交相辉映	122
农业革命	58	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各族文化相互影响	125
陶器	60	三星堆文化与滇文化广泛交流	126
种植及家畜驯化	61	三星堆文明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古代文明相互渗透	129
酿酒	61	后 记	136
治水	62		
手工业是文明的支柱	71		
冶金及铸造	71		
丝绸	76		

引子

“九天开出一成都，千门万户入画图。”大诗人李白不朽的诗句，描绘出成都平原锦绣河山。

20世纪20年代，成都平原考古调查活动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在成都西门北面白马寺坛君庙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形制花纹与中原青铜器有异；其二是在广汉县南兴镇月亮湾发现石璧、玉璧、玉瑗、玉璋等玉石器数百件，许多种类在形制上与传世的和其

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型不同。青铜器的出现往往表明一个地区所形成的古代文明，而以精致的玉器为礼器，更是这一地区古代文明的体现。然而，在当时，成都平原的这些发现只引起了少数学者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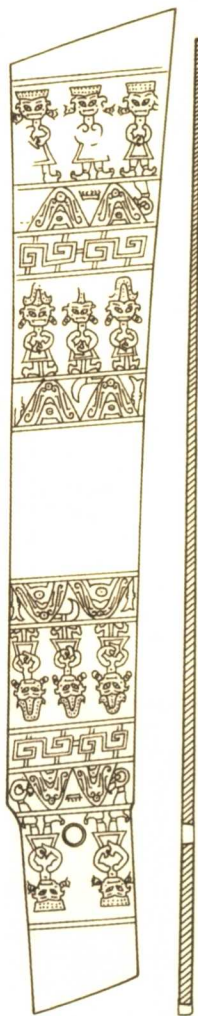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大批学者云集四川，这些玉器、青铜器很快让他们产生了兴趣。1941年伊始，学术界首先提出了“巴蜀文

成都平原风光（引自《巴蜀文化图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三星堆文明

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引子



三星堆玉璋及线描图

三星堆玉璋



化”的命题。大学者卫聚贤广收资料，写成一篇《巴蜀文化》的考释论文，于1941年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上发表。这篇论文经过大量补充后，于1942年在《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上再度发表。他认为，春秋以前蜀人有自己的文字，春秋战国时仿中原文字，那些蜀国青铜器的所在年代，应在商末至战国。

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知名学者，如甲骨金石学家商承祚、考古学家郑德坤等，都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力驳卫聚贤说，认为卫聚贤文章所列举的所谓巴蜀青铜器，不是中原兵器，便是伪器。

1941年，疑古派大师顾颉刚在四川发表重要论文《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在这篇论文中，他清理了古籍中有关巴蜀的许多材料，并从疑古的观点出发，彻底否定几千年来人们信奉不二的“巴蜀出于黄帝说”，





首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认为巴蜀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氏这篇论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以前在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他实际上已提出了中国文明多元起源的问题和巴蜀文化区的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博士冯汉骥教授精于考古学，在调查了成都平原的大石文化遗迹后，他认为这是新石器时代到周代，即秦灭巴蜀以前的遗迹，部分证实了文献有关记载的可靠性。

1946年7月，华西大学博物馆出版了郑德坤教授的《四川古代文化史》。在这部著作里，郑德坤首次提出了“广汉文化”这个考古学概念。

巴蜀文化的讨论激发了一大

《四川古代文化史》(节选)，郑德坤，华西大学博物馆印行。(1946年7月)

【编目】第二章 巴蜀始末 一、神话传说 二、蜀三、巴、四、巴蜀疆域 五、秦季巴蜀之年代 六、巴蜀与安南之关系。

第四章 广汉文化 一、调查经过 二、土坑遗物 三、文化层遗物 四、购置所得遗物 五、广汉文化时代之推溯。

【摘要】巴蜀上古情形今不可详。汉晋之间所作《蜀记》有数家，其中《蜀王本纪》虽非班固所作，却颇可为古代蜀史显露一线真睛。《华阳国志》记载与此略有出入，为经过整理的民间传说。从中可见，古蜀文化为独立的文化，初时与中原风俗习惯少有往证。

蜀之名始见于殷墟卜辞，反映出殷蜀西国的密切关系，其时蜀位于陕南川北。《尚书·牧誓》记蜀参加伐纣之役应可为信，广汉出土大批玉器及其他器物，是蜀吸收两族文化的证明。战国之世，蜀尚强盛，北上抗秦，南下伐楚。

巴国之名始见于《春秋》，立国于何时已不详，后为周南土之一，与楚关系最深。两国初“数相攻伐”，至战国改善关系，或通婚媾，战国末年与秦为好，终为秦灭。

上古巴蜀疆域已不可考。据于宣帝时据有今四川全部及甘肃陕西西南部，共县七十。巴国强盛时据有今东川嘉陵江流域及长江流域之一部，共县五十。

秦季巴蜀之年代据马培棠、钟凤年考证，为秦惠王初元九年(一329年)。

《水经注》卷三七引《交州外域记》、《旧唐书·地理志》、《大藏史记全书》、《越史略》均记安南王为蜀王子

西南博物院院长、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引自《三星堆图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

1946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中的“广汉文化”书影。

大石文化遗迹——支硎石



巫山人遗址。巫山人是四川盆地东缘早期人类化石，研究证明其生存年代距今200万年左右，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引自《巴蜀文化图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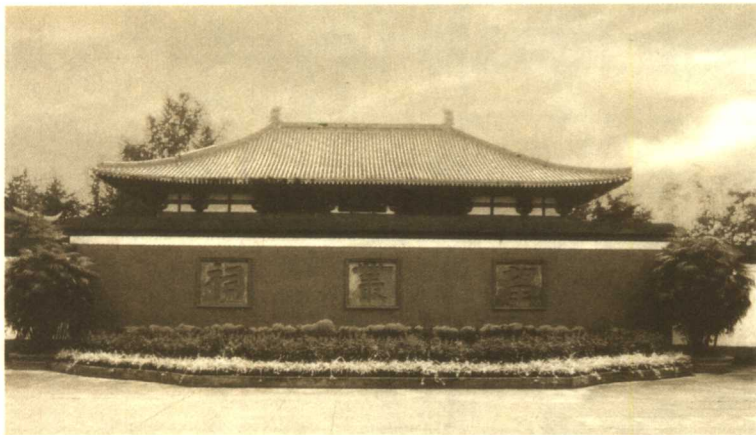
郫县望丛祠中的古望帝陵



三星堆文明

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引子





望丛祠正门

铜梁出土石器。巴蜀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较广，主要遗址有汉源、资阳、铜梁、成都、遂宁、安岳、攀枝花、重庆、丰都等地。（引自《巴蜀文化图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

（下页）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发掘现场

批学者的热情，人们纷纷著文，各抒己见。著名甲骨文专家董作宾著《殷代的羌与蜀》一文。他仔细搜求当时所见的甲骨文，确认有“蜀”，并根据甲骨文中蜀与羌文在同一片上甚至同一辞中的情况，断言蜀国在陕南一带，并不在传统上所认为的成都。在董作宾之前，甲骨学家唐兰也曾考释了甲骨文中的“巴”和“蜀”，认为在今四川。甲骨学家陈梦家也承认甲骨文中有“蜀”，指为西南之国。

大学者郭沫若同意甲骨文中“蜀”，但认为此蜀“乃西北之敌”。甲骨学家胡厚宣承认甲骨文中“蜀”，不过他认为此蜀并不是四川的蜀国，而是山东的蜀，春秋战国时才迁入川。先秦史学家徐中舒在其享有盛誉的论文《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认为巴、蜀都是南方国家，殷末周文王经营南国，巴蜀从此归附。

就在学者们争论不休之际，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伟大









成都百花潭中学清理
出土的水陆攻战铜壶
拓图

水陆攻战铜壶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后，基本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从而给考古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较为重大的有：

1953~1956年发掘成都羊子山土台，其时代为商代到战国。这个遗址充分显示了蜀文化区中权力中心的形成、延续及王权的性质。

1957~1958年发掘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出土大量陶器和青铜器，其时代为商代到春秋。新繁水观音遗址为商周与春秋战国巴



蜀文化的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的序列依据。

1959年和1980年分别在四川彭县竹瓦街发现窖藏铜器，容器、兵器和工具，年代为殷周之际。其中青铜器的发现在文化上最重要的意义，为确切证实了商代蜀国青铜工业的发展，以及蜀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的异同。

1965年清理的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较多青铜器，其中公元前4世纪的一件水陆攻战铜壶，壶面有习射、采桑、宴乐、弋射、水战等图案，全国罕见，为战国蜀人的铜兵器研究提供了断代的标尺。

1970年在成都郫县发现的两件带有铭文的青铜戈，文字似汉字而非汉字，为确证古蜀有文字

提供了重要物证。

1977年发掘的四川犍为巴蜀墓群，为战国晚期，出土有陶器、青铜器、铁器等，为研究古文献记载的蜀人南迁提供了可靠的地下证据。

1980年在四川新都发掘的战国木椁墓为战国早、中期之际的大型墓葬，出土有青铜器鼎、敦等，为深入认识战国时期蜀文化的丰富内涵、蜀文化的特征、蜀国的礼制，以及蜀与楚关系和蜀与中原、吴越的关系有了新认识。

1979~1980年在四川青川清理的82座土坑墓，出土陶器、铜器、漆器、竹木器、玉石器等400多件及秦武王时在巴蜀推行田律的木牍，时代为战国中期和晚



期。漆器上既有汉字，又有巴蜀文字，为巴蜀符号确为巴蜀文字提供了依据。这些文物还为研究巴蜀与秦、楚关系提供了新资料。

1981年清理的四川荣经巴蜀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印章等巴蜀文化遗物。随后又在荣经曾家沟的战国墓群中发掘大量漆器，有的漆器上铭刻有“成”、“成市造”等铭文，这为探讨巴蜀漆器生产规模以至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资料。

1958年底、1986~1987年先后两次对成都十二桥遗址的发掘，获得了大量来自商代的蜀文化信息。遗址展示了成都早期城市起源的历史进程，并表明，在古代，成都是除三星堆之外的又一个蜀文化中心。

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

1957年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战国漆器

1970年成都市郫县出土的虎纹中胡铜戈

成都金沙遗址“体育公园”
墓葬区发掘现场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
太阳神鸟



三星堆文明

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
引子





城村、崇州双河村和紫竹村、郫县古城村、温江鱼凫村以及大邑盐店和高山等八座早期城址，经不同程度的勘探和发掘，证实这些城址是早于三星堆文化（不含三星堆遗址一期）的早期城址，为分析文明起源时代古蜀地区政治组织的发展变化和三星堆文化的本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2001年2月以来，在成都市金沙村所发现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大型遗址，是一处十二桥文化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石器、金器等文物，为解决三星堆文化的去踪提供了重要线索，为进一步探明古蜀文明的丰富内涵和成都平原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然而，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四川盆地所进行的考古发现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收获应是三星

堆文化的全面发现和揭示。

1950~1960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等先后对广汉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四次调查和发掘，终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被迫停止。真正大规模考古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始于1980年，多年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终于迎来了旷世瑰宝重现人间。首先是探明了三星堆遗址的分布范围：东起回龙村，西至大堰村，南迄米花村，北抵鸭子河，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次，发现了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的房屋基址40余座、陶窑1座、灰坑100多个、小型墓葬4座。再次，发掘出大量陶器、玉石器、青铜器、金器、象牙、海贝等稀世珍品上千件。另外，发现与确认了三星堆城墙遗址，意义十分重大，为蜀王故都的确认

成都金沙遗址“兰苑”发掘现场